

我的生命·我的成就

我是 K。我是一个 31 岁的妇女，感染爱滋病毒已经 8 年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想和大家分享我感染前后的生活。我在 19 岁之后结婚，关于安全性行为，甚至是性常识，所了解的就仅仅是那些在学校里所学习到的。

1995 年，我丈夫被确诊为爱滋感染者时已病得很重。同一年，我也做了检测，发现并没有受到感染。鉴于这个理由，再加上我和他没有孩子，于是父母劝我离婚。后来，经过专科医生的解说，我对爱滋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，原来当时我还处于窗口期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感染的可能性，爱滋检测迟早会有阳性反应。在 1994 年，我们有过一个早产的孩子，遗憾的是才三天他就离开了我们。因此，我不忍心就此离开我的丈夫，决定留在他身边，照顾他。我们不断的进出医院，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，在 1996 年感染了肺结核。

1997 年 1 月，我被证实受到感染。我没有通知我的家人，也没有告诉我丈夫的家人，因为那时他已病入膏肓，同年三月份就撒手长辞了。后来，当我通知我的家公和家婆关于我也受感染的消息时，他们指责我，认为是我将这个病毒传染了给他们的儿子，而导致他死亡。我很沮丧，陷入情绪的低潮。我尝试向他们解释关于爱滋病的各种常识，然而他们充耳不闻。我甚至质问他们，如果我是感染原，为何他死了，我却还活着？在那六个月里，我受尽了他们的冷言冷语，那比病毒更可怕的折磨，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健康。九月份，我回到了我父母的家。

我的家庭很支持我，他们对爱滋病有一定的认识。我妈妈每天给我煮健康的食物，我逐渐的好起来，也长胖了。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，并不知道感染者不能负荷太大的压力和过量的工作。我是个自雇工作者，尝试在有限的生命里做个有用的人，尽量赚取更多的收入。

最后，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，必须开始昂贵的治疗。所幸我的丈夫是个公务员，我的医药费可以索偿。我期望可以利用那笔钱来支付往后的医药费，却害怕索偿不成功。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写了一封信给我丈夫工作单位的医药负责人，两年前我终于得以接受治疗。终此一生，我再也离不开鸡尾酒式合并疗法。

我现在感觉健康很多，并在我父亲的公司里任职。虽然现在我只赚取微薄的薪金，但是足够养车和供我个人日常开销。我现在过得很开心，尝试让自己生活得更丰富多彩。我的侄甥们及所有其他家庭成员都很爱我。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的情况，但是他们并不介意。他们知道爱滋病毒并不会通过交谈、拥抱或共享食物等途径传播。因此，虽然我是个感染者，我还是能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，过得很积极。

并非所有人能像我这样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但是切记始终会有人愿意聆听及帮助我们。如今，我认识很多病友，我可以向他们倾诉，并吸取他们的经历，我们都走过同样的路，更能互相体谅。相对家人来说，我更能以平常心和朋友们讨论爱滋病相关课题。

充满爱的 K

翻译：ls